美術 文化周刊
中国文化报
责 编:冯智军 E-mail:meishuwenhua@126.com
新闻热线:010-64294174 64272927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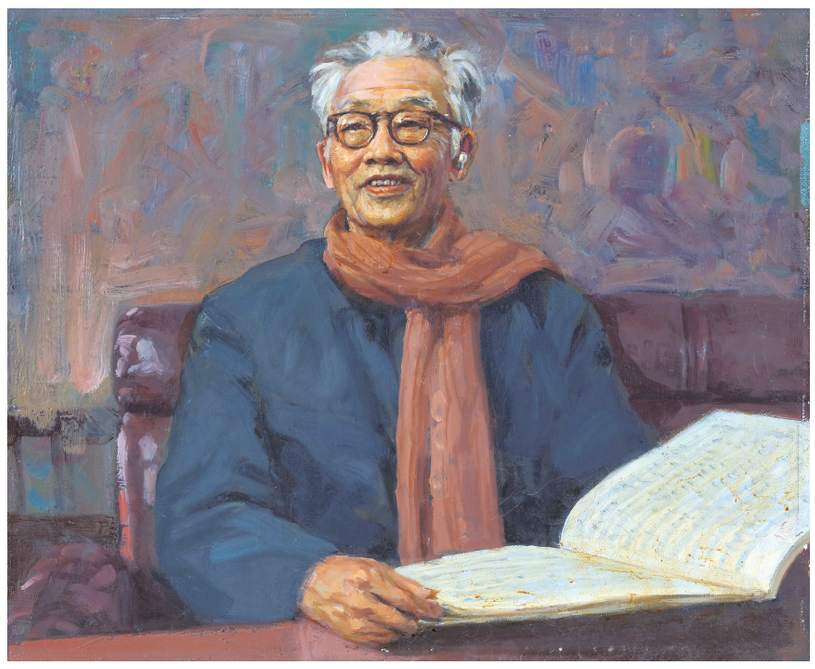
黎冰鸿:画笔铸史的时代艺者

■ 本报记者 冯智军

“黎先生是那一代在救亡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者。社会是他们生命的周遭,硝烟是他们成长的风云。他们的人生与学习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远离课堂的安逸,充溢着战斗的激情与张力。大时代的烽火染红了生命的底色,他们的艺术在革命的熔炉中不断地淬火熔炼,始终怀着一种对劳苦大众的亲情,对质朴人性的关怀,对火红岁月的讴歌,对壮美刚烈的崇敬。这种亲情与朴质、讴歌与崇敬,也铸炼了他们的生命气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对黎冰鸿的评价,不仅因为黎冰鸿曾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副院长,更是源自黎冰鸿在中国美术事业发展中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5月17日,由中国美院联合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油画学会、浙江省文联共同主办的“绘心艺魂——黎冰鸿艺术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300余件,其中很多重要作品首次在北京展出,4幅《南昌起义》更是首次共同展出。而在去年,黎冰鸿的家属将其67件作品无偿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并入选了2016年度国家美术作品收藏和捐赠奖励项目。

黎冰鸿,这位“救亡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艺者”,确有许多事值得怀念。而其《南昌起义》,更是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经典画作之一。



音乐家贺绿汀(油画) 59.5×72.5厘米 1985年 黎冰鸿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从临摹画片开始

1913年9月12日,黎冰鸿出生在越南鸿基,父亲是个煤矿工人,也曾经做过水手,所以小时候的黎冰鸿经常给来鸿基的中国水手做向导。而当时水手们送黎冰鸿的各种历史故事、戏曲人物绣像的香烟画片让他着迷,而临摹画片也成为他最初接触并学习美术的手段。

到了1928年,在海防市侨英学校读书的黎冰鸿认识了他的启蒙老师阮有悦。阮有悦是位曾在法国留过学的越南画家,在他的指导下,黎冰鸿开始进行比较正规、系统的基础训练,学习素描、粉画、水彩、解剖等。在阮有悦这里,黎冰鸿还看了大量法国画报和画册,德拉克洛瓦、大卫、库尔贝、米勒、杜米埃以及安格尔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侨英学校读书时,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学所学习过的老师李芝清也对黎冰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李芝清,黎冰鸿看到了鲁迅的杂文、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日本的进步书籍等。

16岁时,因为家道贫穷,黎冰鸿只好中途辍学,到一家照相馆当了学徒。白天拍摄、修版,晚上则接一些肖像画来画,既增加收入,也锻炼了绘画技巧。

到了1931年,18岁的黎冰鸿开始对长期侨居国外的境遇不满,通过已经在香港做记者的李芝清帮助,和侨英学校的画友梁显到了香港。到了香港后,先后做过中学美术教员、书局店员、电影公司美工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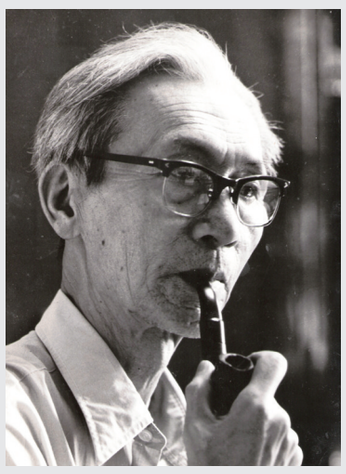
在这段时间里,黎冰鸿认识了画家李铁夫,他和几个学友经常到李铁夫家请教,交流心得。黎冰鸿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很喜欢李铁夫的写实手法。他的油画技巧熟练,笔触豪放,以概括简练的笔法表现出丰富的内容,使人感到刻画得很充分,而绘画感却很强。这对自己以后的油画技法、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文艺思想上,当时由于受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鲁迅作品和米勒、杜米埃等现实主义画家作品的影响,以及李芝清的帮助,黎冰鸿逐步形成了“艺术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要有利于民众和社会的发展,否则就是苍白的、没有生命的”这样一些观念。

到抗战的洪流中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黎冰鸿觉得在国难当头之际,“搞艺术的不能只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像杜牧的诗中写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必须投入人民大众的生活中去,投入抗日的洪流”。

1937年抗战一开始,黎冰鸿便怀着满腔的热忱,参加了香港青年回乡宣传队,到广东广州、西江一带搞抗日宣传。画壁画、写标语、唱抗日歌曲,搞街头演出。1938年,回香港后又参加了香港学生赈济会回国服务团,执行劳军、筹款支援前线工作。



人物名片

黎冰鸿(1913—1986) 原名炳康,广东东莞人。早年从李铁夫学油画,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长期任教浙江美术学院,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浙江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常委,杭州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黎冰鸿早年作品多为战地写生、宣传画、人物素描、漫画等,后作油画,探索油画民族化之路,将绘画技巧归纳为“意、章、形、色、笔”五字诀。晚年所作油画风景,尤重意境创造。代表作有《南昌起义》《水电站发电了》《黄昏出击》等,作品为国内多家博物馆收藏。

1939年底,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特伟、郁风、丁聪等人筹备组织“中国漫画家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同时筹办一个抗日漫画展。黎冰鸿参与这个活动,创作了《我们只有一条船——斗争》《袭击》《敌人给我们把武器弹药送来了》《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壮大起来了》等作品。

在这期间,胡考从解放区来香港,带来了许多素描和速写作品,画的是解放区农民的生活和形象,还谈了一些解放区的情况,这都让黎冰鸿感到很新鲜和向往。1940年,原想到曲江找郁风联系到西北漫画宣传队去的黎冰鸿,因在途中失窃,到曲江后又找不到郁风,只好滞留在曲江。随后的几年中,黎冰鸿往返于香港和广东、湖南等地,进行战地写生及举办“战地写生画展”等活动。

1946年,在上海举办个人战地写生画展的黎冰鸿,从上海出发进入了苏北解放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到了苏北淮阴,黎冰鸿被任命为华中建设大学教授(后与山东大学合并为华东大学)。随后在行军、转移的过程中,继续从事战地宣传和写生创作等。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黎冰鸿随军到了上海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黎冰鸿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内容为题材,画了连环画《圈套》《白衣战士李兰丁》,肖像画《爆破英雄王光明》等一批作品,其中有的参加了全国第一届美展。而在1952年和1953年,又创作了一批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作品。

艺术生命长青不衰

1953年,对黎冰鸿来说是个重大的转折。在这一年,他被调往杭州,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从此,转向美术教学为主的学校工作中去。在美术学院里,黎冰鸿开始一方面做好教学和管理工作,并且对美术院校的教学、创作、学术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一些看法,如专业分科、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主张和建议,也逐步推行。在创作中,黎冰鸿主张艺术要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号召学生要全面发展,“破万卷书,行万里路”地接触实际,他把绘画技巧归纳为“意、章、形、色、笔”五字诀,即作画应以主意为主,构图为次,形色笔辅助之。而他的学生中,也涌现出如方增先、周昌谷、周诗诚、姚巧云、曹剑峰、宋忠元、徐永祥等一大批后来成为画坛中坚的艺术家。

在教学之余,黎冰鸿还努力提高业务,通过出国访问交流等开阔了眼界。所以从1956年开始,黎冰鸿进入到一个美术创作的旺盛期,探索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油画。

“油画,固然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要虚心学习,吸取其精华。但我们不能单纯模仿,跟着人家跑,而是要探索创造,画出中国式的‘油画’。当然,所谓‘中国式油画’,并不是单纯模仿中国画的某些笔墨技法和表现形式,诸如单线平涂、泼墨飞白、工笔重彩、散点透视这样的形式和方法,而是画出具有中国民族的气质、民族的情感,中国气派的油画,特别讲究意境的深刻,气韵之生动,内涵的美。”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黎冰鸿这一时期创作了《水电站发电了》《南昌起义》《周总理来到新安江水电站》等作品。

《南昌起义》无疑是黎冰鸿的代表作,这幅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历史场面的调度安排、整体色调的渲染处理等方面均极见匠心,以其壮阔的场面、逼真的尺度、撼人的气息,还原了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了这个动人心魄的瞬间。从1959年到1977年间,黎冰鸿曾经4次绘制《南昌起义》,这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文革”让黎冰鸿的艺术生命受到摧残,中断了艺术实践过程和对创作具有中国特色油画的探索。“文革”结束后,虽然病魔缠身,但他在油画风景的创作中,更加注重意境的创造,画了系列反映江南水乡的风景画。

“迂迴曲折的小河道,古老有趣的小石桥,变化多端的黑瓦屋,典型的江南水乡都进入了他的画面。这些江南水乡风景既有地方特色,又富有生活气息,平易亲切,清晰明快,颇有生气。这是出自一位年迈患病的老画家之手的作品,不仅使人钦佩,足见他的艺术生命是常青不衰的。”著名艺术家全山石评价说,“鲁迅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即就真真的死掉了’。黎冰鸿教授虽与世长辞,但他那革命的艺术生涯和充满活力的艺术,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朱振庚:风骨有相 自在天真

■ 本报记者 施晓琴

朱振庚,目前来看,在美术界并非大名鼎鼎,但熟知他的人则无不衷心赞叹其艺术天赋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认为“这个人天生就是个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杜大恺称其为天才,并视他为自己“心目中永远的偶像”,而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则评论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感叹逝者已去而风骨长存。

5月28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捐赠与收藏系列展:风骨有相——朱振庚艺术展”在该馆亮相。展览从“从水墨到重彩”“戏墨人生”“众生相”“速写与白描”4个部分展开,通过100余幅作品,全面回顾了朱振庚的艺术人生,呈现出他在现当代中国画水墨领域的探索与贡献。

天生的艺术家

朱振庚,1939年生于江苏徐州,祖籍天津。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生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画教学和现代重彩画的创作和研究,是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重彩写意画家。

回顾朱振庚的艺术道路,也是一条不平凡的求索之路。9岁读小学一年级,性格不合群,但喜欢画画、看画、剪纸张,也喜欢看小人书,偏爱陈光懿的《人猿泰山》和叶浅予的《王先生和小陈》。少年时代,徐州、滕县的汉画像石、灶壁画、木刻插图、民间的剪纸艺术都在朱振庚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神奇的种子。青年时代,他首先被南京艺术学院破格录取却因家庭贫困未能入学,其后当过工人、警察、小学教员、铁路宣传员,在此期间虽然没有机会正规学习美术,但天天画速写,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64年,朱振庚带着自己的大捆速写作品去中央美院拜访叶浅予先生,受到赏识。1974年又有机会得到卢沉和周思聪先生的欣赏,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78年,已近不惑之年的他终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师从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卢沉、姚有多等。

读研期间,他就已经画了大量的变体画。如今很多人看到朱振庚早期的水墨作品是从画坛主流的现实主义水墨体系中承袭而来,而他研究生毕业之后的作品,水墨语言则明显受现代思潮的影响,开始走向现代重彩的构建。在这一点上,作为他的老同学,刘大为指出“他在刚进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刘大为认为朱振庚的艺术,营养取自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他有良好的民间艺术积淀,并深入中国画的系统研究,从中找出他可以接受的东西,同时也对写实的、抽象的,包括西方的前卫艺术都做了吸收融汇。更重要的是,朱振庚始终以他个人独特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因而可以说他的艺术具有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手法、全方位的吸收和个性化的表现。“振庚一入学,我们班就都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个艺术家,他有艺术家独特的眼光。”刘大为回忆道。

艺术家李延声也与朱振庚有过一段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涯。他回忆道:“朱先生很有个性,不合群,通常我们讨论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然而他个人十分善于思考。就像他当年在临敦煌壁画的时候也不是完全如实地去临摹,而主要是经过个人思考找到一种感觉。经过后来的几十年,看他绘画中的很多肌理、线条,应该都是当年在敦煌壁画临摹时悟出来的,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在写实与变形中自由游走

朱振庚是一个具有创造精神的水墨画家,他在中西文化冲击与交融的文化背景下,在传统水墨绘画向现代转型的际遇里,以大量的面向社会、直面生活、抒发内心的速写作为根基,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国民间美术、传统文人绘画中汲取最符合心性的语言符号,创造出了一种朱振庚的水墨范式。

从水墨到重彩,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从写实到变形,朱振庚始终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他对于中西传统有着很明确的态度和立场,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知是他艺术创作中民族性的保证。他说:“现代人画现代画,是相对传统言现代,知传统而为现代。‘知旧知新,推陈出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他的重彩画中,不仅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的造型和构成等诸因素,还从中国民间戏曲美术中借鉴了形象和色彩等诸手段。卢沉认为,朱振庚的人物造型是有民间传奇在里面的,而所谓民间传奇是指他的造型哪一块都从民间艺术中找不到。他不是照搬民间艺术,而是从中提取内在规律,从而构成了朱振庚造型上的民间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或许正如谢赫“六法”中的“迁想妙得”,朱振庚在造型上达到了“迁想妙得”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造型的自由。

戏剧人物(国画) 46×34厘米 2006年 朱振庚

朱振庚认为一个好的人物画家应该具有两种能力:写实的能力和变形的能力。写实要写得灵活,变形要变得严谨,两种能力俱佳,谓之“造型的坚强”,唯其坚强,所以自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院长田黎明说:“记得卢沉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给我们上课时,也经常拿出朱振庚先生的画作和范例,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他拿出朱老师的画说他的画有一种自由的精神,他对造型的研究很深入。在表现人物时,画得既结实又生动,看似很呆板的造型,在朱老师手中就很有趣味,很生动,而这是很难得的。尤其在谈到朱老师处理人物组合的空间处理上,卢先生说他有许多创造性。”

人物名片

朱振庚(1939—2012),1939年生于徐州,祖籍天津。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曾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画教学和现代重彩画的创作和研究,作品入选第六、七、八届全国美展,代表作有《南京陷落》和《戏曲人物》系列、《水浒人物》系列、《观音壁》系列、《都市变相》系列等。

朱振庚的艺术之路是一个时代的折射,从水墨到重彩再复归水墨,这是一个现代语境下的水墨画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文化融合之下的文化选择。但他又是十分特别的,正如杜大恺所说:“他能做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他所做出的贡献、延展的幅面太大、太广阔。100年来我们都是在中与西、古与今的纠结中,而他没有这方面的纠结,他是完全超脱了这样情景的人,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独立的人格 独到的艺术

无论是听朱振庚师友的评价,还是看他的诸多自述自评,都可以了解到他性格中的真实、率性、坦诚,甚至很多时候因为他耿直的性格和言语,会得罪一些人,会伤害一些人。但是当我们今天面对作品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诚的赤子,一个艺术的怪才。周思聪先生曾评价他:“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性情耿直,拙于世故。世间不平之事常使他目瞪口呆,他的坦白直陈也常令人目瞪口呆。这种经历、性格对人生而言是苦涩的,对艺术却是百炼成钢的淬火过程。”

朱振庚将名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我没有专门的画室,没有豪宅豪车,有人说我生活过于清苦,可我不觉得。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一家都画画并且都小有成就,这是我尤其感到自豪和欣慰的事情,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这种幸福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夫复何求?”他也很少会卖自己的画,因为他在每幅作品中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每一幅作品,从酝酿到问世都如经过十月怀胎到分娩,是他的孩子。与占有豪宅和巨款相比,朱振庚更愿意保有自己的作品。

在生活中这是个拙扑、憨直的清贫之人,而在思想上朱振庚却是艺术家中少有的“富人”。朱振庚喜欢看书钻研,并善于思考总结,这使得他的画耐看、耐品,有深度、有思想。同时也在艺术评论与画论画理方面颇有见地,并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真知灼见。艺术家程大利认为朱振庚是为艺术而生的,是真正的艺术家。他说,“朱振庚的笔墨演绎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和对艺术规律的一种自觉,展览中展出的很多他的创作体会,在今天是很好的画论。其中有一句‘为艺者贵独立性情,不趋时附尚,一个时代出那么几个热闹人,不看他表象的红火,就看他是否视艺术以生命,诚艺术以性情,有没有独立的人格,独到的艺术’,我想这是他内心的独白,也是他作品的证词。”

今天,面对朱振庚和他的作品,我们为之感动。正如田黎明所说:“在他的艺术境界中,我们看到了传承与创造的精心与力争;在他的学术研究和人格风范里,蕴涵了老一辈艺术家的治学精神与人格境界;在他的艺术语境中,承载着中国文化的深邃思想和中国画的意向精神;在他的艺术风格里,传送着人文时代的思想认知和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这种无声的力量一直贯穿于朱先生的艺术创作中,这是他的水墨艺术为中国当代水墨的语言探索和拓展做出的杰出贡献。”